

前言

现代的社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现实。

现代人随时随地都会遭受到各式各样的约束。

可是以前不同。

“过去的日子都是好日子”，这句话我并不赞成。

可是过去的确有过好日子。

在现代的西方，你就算明知一个人是杀人犯，明知他杀了你的兄弟妻子，假如没有确实的证据，你也只有眼看着他逍遥法外。

因为你若想“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你去杀了他，那么你也变成一个杀人犯。

“报复”并不是种很好的法子，只不过那至少总比让恶人逍遥法外好。

在以前某一种时代里，是不会有这种事的。

那是种很痛快的时代，快意恩仇，敢爱敢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用不着老天替你报，你自己就可以报复。

我写的就是那种时代。

我写的就是那种时代中的江湖人。

在那种时代中，江湖中有各式各样的人。





有大侠，也有大盗，有镖客，也有刺客，有义士，也有隐士，有神偷，也有神捕，有侠女，也有妓女，有市井匹夫，也有世家子弟。

他们的生活通常都是多彩多姿，充满了冒险和刺激。

有很多人对他们憎恶厌恨，也有很多人羡慕他们。

因为他们通常都衣着光鲜，出手豪阔，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只可惜这只不过是他们快乐的一面——

他们还有另一面。

痛苦的一面。

神捕捉住了神偷，设宴庆功，大吃大喝，喝得半死为止。

大盗捞了一票，分一点给穷人，自己去花天酒地，把钱花光为止。

大侠有名有势，不管走到哪里去，都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欢迎。

世家子弟们从小锦衣玉食，要什么有什么。

这种生活确实是值得羡慕的，可是你有没有看见他们的另一面？

他们也有他们的寂寞和痛苦。

夜深人静，从大醉中醒来，忽然发现躺在自己旁边的是个自己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

这种滋味你有没有尝受过？

在欢呼和喝彩声中，一个人回到家里，面对着漆黑的窗户，只希望快点天亮。

这种心情你有没有想到过？

今宵花天酒地，狂欢极乐，却连自己明日会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甚至连今宵酒醉在何地都不知道。

杨柳飞舞，晓风残月，这种意境虽然美，却又美得多么凄凉，多么让人心碎？

这种欢乐，你不愿意享受吗？

假如你要什么就有什么，这人生中还有什么值得你去追求的？
这种空虚有谁知道？

我知道。

因为我也是个江湖人，也是个没有根的浪子。如果有人说我这是在慢性自杀，自寻死路，那只因为他不知道——

不知道我手里早已有了杯毒酒。

当然是最好的毒酒。

武侠小说中写的本就是江湖人，可是我现在想写的却有点不同。
我想写一系列的故事，每篇故事都以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为中心。

我想写他们的快乐，也要写他们的痛苦。

我想让他们来做一面镜子，让大家可以从这面镜子中看出自己应该怎么做。

无论如何，他们总是可爱的人。

因为他们敢爱敢恨，敢哭敢笑，因为他们讲义气有原则。

人生毕竟也是可爱的。

人活着，就应该懂得怎样去享受生命，怎样去追寻快乐。

一个人脸上若是脏了，是不是要去照镜子才知道怎样去擦掉？

我只希望这面镜子能做到这一点，能够帮助人擦掉生命中的污垢。

我真的希望每个人的人生都能变得很快乐。



目 录

第 一 章	一剑穿心	(1)
第 二 章	时来运转	(8)
第 三 章	千蛇怪剑	(15)
第 四 章	痴女情恨	(25)
第 五 章	狮子开口	(34)
第 六 章	飞来艳福	(44)
第 七 章	祸上身来	(53)
第 八 章	醉意如泥	(63)
第 九 章	深藏不露	(72)
第一〇章	剑在人在	(82)
第一一章	落魄浪子	(92)
第一二章	情深似海	(101)
第一三章	青衣军师	(111)
第一四章	有恃无恐	(120)
第一五章	人事无常	(131)
第一六章	猪狗不如	(140)
第一七章	深藏不露	(150)
第一八章	判若两人	(159)
第一九章	管鲍之交	(171)
第二〇章	不祥预兆	(182)
第二一章	恐怖黑杀	(191)
第二二章	奇幻身法	(200)

第二三章	江南慕容	(211)
第二四章	地破天惊	(220)
第二五章	舍我其谁	(232)
第二六章	久虽重逢	(241)
第二七章	聚短离长	(251)
第二八章	身经百战	(261)
第二九章	患难相共	(271)
第三〇章	千红剑客	(280)
第三一章	存心送死	(290)
第三二章	胸有成竹	(303)
第三三章	血洗红旗	(313)
第三四章	铁骑快剑	(321)
第三五章	一朵珠花	(331)
第三六章	欣逢知己	(340)
第三七章	看破生死	(349)
第三八章	口诛笔伐	(358)
第三九章	赌剑决胜	(369)
第四〇章	预谋在先	(380)
第四一章	看轻生死	(390)
第四二章	绝处逢生	(399)
第四三章	了若指掌	(409)
第四四章	夺命之剑	(422)
第四五章	相逢对手	(431)
第四六章	大惑不解	(441)
第四七章	淡泊名利	(454)

第一章 一剑穿心

剑气纵横三万里。
一剑光寒十九洲。

浅秋。

木叶萧萧，夕阳满天。

萧萧木叶下，站着一个人，就仿佛已与这大地秋色融为一体。

因为他太安静。

因为他太冷。

一种已深入骨髓的冷漠与疲倦，却又偏偏带着种逼人的杀气。

他疲倦，也许只因为他已杀过太多人，有些甚至是本不该杀的人。

他杀人，只因为他从无选择的余地。

他掌中有剑。

一柄黑鱼皮鞘、黄金吞口、上面缀着十三颗豆大明珠的长剑。

江湖中不认得这柄剑的人并不多，不知道他这个人的也不多。

他的人与剑十七岁时就已名满江湖，如今他人近中年，他已放不下这柄剑，别人也不容他放下这柄剑。

放下这柄剑时，他的生命就要结束。





名声，有时就像是个包袱，一个永远都甩不脱的包袱。

九月十九，酉时。洛阳城外古道边，古树下。洗净你的咽喉，带着你的剑来！

酉时日落。

秋日已落，落叶飘飘。

古道上大步走来一个人，鲜衣华服，铁青的脸，一柄长剑斜插在肩后，一双眸子却像是出了鞘的剑，正盯在树下的剑上。

他的脚步沉稳，却走得很快，停在七尺外，忽然问：“燕十三？”
“是的。”

“你的夺命十三剑，真的天下无敌？”

“未必。”

这个人笑了，笑得讥诮而冷酷，道：“我就是高通，一剑穿心高通。”

“我知道。”

“是你约我来的？”

“我知道你正在找我。”

“不错，我是在找你，因为我一定要杀了你。”

燕十三淡淡道：“要杀我的人并不只你一个。”

高通道：“因为你太有名，只要杀了你，就可以立刻成名。”

他冷笑着，又道：“要在江湖中成名并不容易，只有这法子比较容易。”

燕十三道：“很好。”

高通道：“现在我已来了，带来了我的剑，洗净了我的咽喉。”

“很好。”

“你的心呢？”

“我的心已死。”

“那么我就让它再死一次。”

剑光一闪，剑已出鞘，闪电般刺向燕十三的心。

一剑穿心。

就只这一剑，他真不知刺穿多少人的心，这本是致命的杀手！

可是他并没有刺穿燕十三的心，他的剑刺出，咽喉突然冰冷。

燕十三的剑已刺入了他的咽喉。

刺入了一寸三分。

高通的剑跌落，人却还没有死。

燕十三道：“我只希望你知道，要成名并不是件很好受的事。”

高通瞪着他，眼珠已凸出。

燕十三淡淡道：“所以你还不如死了的好。”

他拔出了他的剑，慢慢地从高通咽喉上拔了出来，很慢很慢。

所以鲜血并没有溅在他身上。

这种事他很有经验，衣服若是沾上血腥，很不容易洗干净。

——要洗净手上的血腥那就更不容易。

暮色更深。

剑上的血已滴尽。

剑入鞘时，暮色中又出现了四个人。

四个人，四柄剑！

四个人的衣着都极华丽，气派都很大，最老的一个须发都已全白，最年轻的犹在少年。

燕十三不认得他们，却知道他们是谁。

年纪最老的成名已四十年，一直在关外，独创的“飞鹰十三刺”，名震边陲。

这次他入关，为的就是找燕十三。

他不信他的飞鹰十三刺，比不上燕十三的夺命十三剑。

年纪最轻的，是江湖中的后起之秀，也是点苍门下最出类拔萃的





弟子。

他有天才，他肯吃苦。

他的心也够狠。

所以他才出道一年，“无情小子”曹冰的名字已震动了江湖。

另外两个人当然也是高手。

清风剑的剑法轻灵飘忽，剑出如风。

铁剑镇三山的剑法沉稳雄浑，一柄剑竟重达三十三斤。

燕十三知道他们，他们来，本就是他们约来的。

四个人的眼睛都在盯着他，谁也没有去看地上的尸体一眼。

他们不愿在未出手前，就折了自己的锐气，地上已死的无论是什么人，都跟他们没关系，只要自己能活着，无论什么人的死活，他们都全不在乎。

燕十三笑了笑，笑容也很疲倦，道：“想不到你们都来了。”

关外飞鹰冷冷道：“我本来以为你只约了我一个人。”

燕十三淡淡道：“能够一次解决的事，为什么要多费事。”

曹冰抢着道：“来了四个人，谁先出手？”

他很急。

他急着要成名，急着要杀燕十三。

铁剑镇三山道：“我们可以猜拳，胜的就先出手。”

燕十三道：“不必。”

铁剑镇三山道：“不必？”

燕十三道：“你们可以一起出手！”

关外飞鹰怒道：“你将我们当做了什么人，怎能以多欺少！”

燕十三道：“你不肯？”

关外飞鹰怒道：“当然不肯。”

燕十三道：“我肯！”

他的剑已出鞘。剑光如飞虹掣电，忽然间就已从他们四个人眼前

同时闪过。

他们想不肯也不行了，他们的四柄剑也同时出鞘，曹冰的出手最快、最狠、最无情。

关外飞鹰已纵身掠起，凌空下击，飞鹰十三刺本就是七禽掌一类的武功，以高击下，以强凌弱。只可惜他的对手更强。

曹冰霎时已刺出九剑。他并没有去注意别的人，只盯着燕十三，他惟一的愿望，就是要这个人死在他的剑下。

可惜他这九剑都刺空了，本来在他眼前的燕十三，已人影不见。他怔了怔，然后就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

地上已多了三个死人。

每个人咽喉上都多了一个洞。

关外飞鹰、清风剑、铁剑镇三山，这三位江湖中的一流剑客，竟在一瞬间就都已死在燕十三剑下。

曹冰的手冰冷。他抬起头，才看见燕十三已远远地站在那棵古树下。

杀人的剑已入鞘。

曹冰的手握紧，道：“你……”

燕十三打断了他的话，道：“我还不想杀你！”

曹冰道：“为什么？”

燕十三道：“因为我想再给你个机会来杀我。”

曹冰手上的青筋凸起，额上的冷汗如豆，他不能接受这种机会。这是种侮辱，可是他又不愿放弃这机会。

燕十三道：“你回去，练剑三年，不妨再来杀我。”

曹冰咬着牙。

燕十三道：“点苍的剑法很不错，只要你肯练，一定还有机会。”

曹冰忽然道：“三年后你若已死在别人剑下如何？”

燕十三笑了笑，道：“那么你就可以去杀那个杀了我的人。”

曹冰恨恨道：“你最好多多保重，最好不要死！”





暮色更深，黑暗已将笼罩大地。

燕十三慢慢地转过身，面对着黑暗最深处，忽然道：“你好。”

过了很久，黑暗中果然真的有了回音，道：“我不好。”

冰冷的声音，嘶哑而低沉。一个人慢慢地从黑暗中走出来，乌衣乌发，乌鞘的剑，乌黑的脸上仿佛带着种死色，只有一双漆黑的眸子在发光。他走得很慢，可是他整个人都好像是轻飘飘的，他的脚好像根本没有踏在地面上，就像是黑暗中的精灵鬼魂。

燕十三的瞳孔忽然收缩，忽然问：“乌鸦？”

“是。”

燕十三长长吐出口气，道：“想不到我终于还是遇见了你！”

乌鸦道：“遇见了并不是好事。”

真的不是。

乌鸦不是喜鹊，没有人喜欢遇见乌鸦。在很古老的时候，就有种传说——乌鸦来时，必有大祸。这次他带来的是什么大祸？

既然无法避免，又何必再为它烦恼忧虑？燕十三已恢复冷静。

乌鸦盯着他，盯着他的剑，道：“好剑！”

燕十三道：“你喜欢剑？”

乌鸦道：“我只喜欢好剑，你不但有一手好剑法，还有柄好剑。”

燕十三道：“你想要？”

乌鸦道：“嗯。”

他的回答率直而干脆。

燕十三笑了。这次他的笑容中已不再有那种疲倦之意，只有杀气！他知道自己终于遇见了真正的对手。

乌鸦道：“喜鹊报喜，乌鸦报的却是灾祸。”

燕十三道：“你是来报祸的？”

乌鸦道：“是。”

燕十三道：“我有大祸？”

乌鸦道：“有。”

燕十三道：“我的大祸就是你？”

乌鸦道：“不是。”

燕十三道：“不是你是什么？”

乌鸦道：“是你的剑！”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道理燕十三当然明白，他的名气和他的剑，就像是麝的香，羚羊的角。

乌鸦道：“我已收藏了十七柄剑。”

燕十三道：“不少。”

乌鸦道：“十七柄都是名剑。”

燕十三道：“看来你杀的名人也不少。”

乌鸦道：“高通和飞鹰的剑我要。”

燕十三道：“收殓他们的尸身，三把剑都给你。”

乌鸦道：“我只要剑，不要死人！”

燕十三道：“可是你只要死人的剑。”

乌鸦道：“不错！”

燕十三道：“你杀了我，我的剑也给你！”

乌鸦道：“当然。”

燕十三道：“很好。”

乌鸦道：“不好。”

燕十三道：“什么不好？”





第二章 时来运转

乌鸦道：“现在我还没把握杀你！”

燕十三大笑。

他忽然发现这个人果然是个乌鸦，乌鸦至少不会说谎。

乌鸦道：“尤其是你刚才刺杀关外飞鹰的那一剑。”

燕十三笑道：“你破不了那一剑。”

乌鸦道：“我也想不出有谁能破得了那一剑。”

燕十三道：“你认为那已是天下无双的剑法？”

乌鸦道：“七大剑派、四大世家中的高手我都见过。”

燕十三道：“你觉得他们如何？”

乌鸦道：“他们的剑法太保守，对自己的性命看得太重，所以他们不如你。”

燕十三叹了口气，道：“你的眼光很不错，见识却不广。”

乌鸦道：“哦？”

燕十三道：“我就知道有个人，要破我那一剑，易如反掌。”

乌鸦动容道：“你见过他的剑法？”

燕十三点点头，叹道：“那才真正是天下无双的剑法。”

乌鸦道：“这个人是谁？”

燕十三没有直接回答，却伸出了三根指头。

乌鸦道：“三手剑金飞？”



据说三手剑与人交手时，就好像有三只手一样，一把剑也好像变成了三把。他的剑法之快，招式变化之多，只听这名字就已可想而知。

燕十三却摇摇头，道：“真正要杀人，用不着三只手，也用不着三把剑。”

真正要杀人，一剑就够了。

乌鸦道：“你说的不是他？”

燕十三道：“不是！”

乌鸦道：“是谁？”

燕十三道：“是三少爷。”

乌鸦道：“哪一家的三少爷？”

燕十三道：“翠云峰下，绿水湖前。”

乌鸦的手握紧。

燕十三道：“他的那柄剑，也是柄天下无双的宝剑。”

乌鸦的瞳孔在收缩。

燕十三道：“可是我劝你千万莫要去见他。”

乌鸦忽然笑了。

他很少笑，他的笑容生涩而怪异。

燕十三道：“这句话并不是笑话。”

乌鸦道：“我笑的是你。”

燕十三道：“哦？”

乌鸦道：“你明知我既然已来了，就绝不会放过你。”

燕十三同意。

乌鸦道：“我虽然没把握杀你，你也一样没把握能杀我。”

燕十三承认。

乌鸦道：“所以你就想激我到翠云峰去，先去跟那位三少爷斗一斗。”

燕十三也笑了。

乌鸦道：“这句话是笑话？”



燕十三道：“不是，我笑的是自己。”

乌鸦道：“哦？”

燕十三道：“因为我的心事，被你一眼就看出来了。”

乌鸦道：“现在你不愿跟我交手？”

燕十三道：“很不愿意。”

乌鸦道：“为什么？”

燕十三道：“因为我还有个约会。”

乌鸦道：“什么样的约会？”

燕十三道：“死约会。”

乌鸦道：“约在哪里？”

燕十三道：“翠云峰下，绿水湖前。”

乌鸦道：“你明知斗不过他，你还要去？”

燕十三道：“死约会是不见不散的？”

乌鸦道：“难道你是故意去送死？”

燕十三又笑了笑，淡淡道：“难道你觉得活着很有趣？”

乌鸦闭上了嘴。

燕十三还在笑，笑容中带着种说不出的讥诮之意，道：“练剑的人，迟早难免要死在别人的剑下的，连逃避都无处逃避。”

乌鸦沉默。

燕十三道：“我一生杀人无数，若能死在天下第一名家的剑下，死亦无憾了。”

乌鸦看着他，盯着他看了很久，忽然道：“好，你去。”

燕十三拱拱手，一句话都不再说，掉头就走。

他并没有走出很远，又停下，因为他发现乌鸦一直在后面跟着。就像是他的影子。

乌鸦也停下，看着他。

燕十三道：“我明白你的意思。”

乌鸦道：“哦？”

燕十三道：“我能去，你为什么不能去。”

乌鸦道：“你不笨。”

燕十三道：“可是你并不一定要跟着我一起去。”

乌鸦道：“一定要。”

燕十三道：“为什么？”

乌鸦道：“因为我不想错过你们那一战。”

他冷冷地接着道：“高手相争，心尽全力，我在旁边看着，一定可以看出你们剑法中的破绽来。”

燕十三叹了口气，道：“有理。”

乌鸦道：“这一战你们无论是谁胜谁负，最后活着的一个人必定是我。”

燕十三道：“因为那时战胜的人必定也已将力竭，你又已看出他剑法中的破绽来，若是想杀人，正是个最好的机会。”

乌鸦道：“所以这机会我怎么能错过？”

燕十三道：“三少爷的剑法中，根本没有破绽，完全没有！”

现在他们已开始喝酒。

最好的酒楼，最好的酒，他们一直都是派头很大的人。

燕十三道：“杀过人后，我一定要喝酒。”

乌鸦道：“没有杀人，我也喝酒。”

燕十三道：“喝过酒后，我一定要去找女人。”

乌鸦道：“没有喝酒，我也找女人。”

燕十三大笑，道：“想不到你竟是个酒色之徒。”

乌鸦道：“彼此彼此。”

他们喝得真不多。

燕十三道：“看来你也是个酒色之徒，今天我让你一次。”

乌鸦道：“让什么？”

燕十三道：“让你付账。”





乌鸦道：“不必让，不客气。”

燕十三道：“这次一定要让，一定要客气。”

乌鸦道：“不必不必。”

燕十三道：“要的要的。”

别人吃饭通常都是抢着付账，他们却是抢着不要付账。

燕十三道：“要杀人时，我身上从不带累赘的东西，免得碍手碍脚！”

乌鸦道：“哦？”

燕十三道：“银子就是最累赘的东西。”

乌鸦同意。

一个人身上若是带了好几百两银子，还怎么能施展出轻灵的身法。

乌鸦道：“你可以带银票。”

燕十三道：“我讨厌银票。”

乌鸦道：“为什么？”

燕十三道：“一张银票也不知经过多少人的手传来传去，脏得要命。”

乌鸦道：“你剑上的明珠可以拿去换银子。”

燕十三又笑了。

乌鸦道：“这是笑话？”

燕十三道：“天大的笑话。”

他忽然压低声音，道：“这些珠子都是假的，真的让我早卖了。”

乌鸦怔住。

燕十三道：“所以今天我一定要客气，一定要让你。”

乌鸦道：“我若没有跟你来呢？”

燕十三道：“那时我当然会有别的法子，可是现在你既然已来了，我又何必再想别的法子？”

乌鸦也笑了。